

1990 1991 1992



精神存在：文学大师茅盾（自序）

唐金海 刘长鼎

一般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历史——对大多数人来说，基本上是个人的物质生活史，当然，他们也有轻重各异的精神创造，却更具有物质性——主要指他们自身的生活和物质创造——必须指出，这种创造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进化和发展，以及意识形态劳动者从事精神创造的坚实基础，其中有的也是物质世界的辉煌创造。这是构成人类社会群体的庞大母体。人类世界的另一些创造者，即真正大师级的意识形态和精神领域的耕耘者，如其中一些杰出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等，他们个人的生活史，往往蕴含着、折射着、缩影着时代、历史、人生以至大自然发展运动轨迹的某些侧面，当然，他们也有轻重各异的物质性的创造，但他们的创造却更具有、更注重精神性，或纯粹是精神性创造。他们的终生事业主要就是在精神领域里游弋、开掘和探索，他们在关心、投入和研究物质世界的同时，创造的成果更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精神价值。他们构成了人类社会群体的精神脊梁。然而，全部问题的关键是，上述两大类群体的结合、矛盾和转化，才是构成人类社会变化和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人类历史中，就文学、哲学和艺术领域而言，我们可以开出一长串光辉的大师级姓名：孔子、庄子、亚里斯

2 精神存在：文学大师茅盾

多德、达·芬奇、李白、杜甫、黑格尔、莎士比亚、曹雪芹、梵高、八大山人(朱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贝多芬、萨特、弗洛伊德、鲁迅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历史,就是人类特定时代和一定文化领域的思想史、精神史、智慧史的缩影。

何谓精神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广义来说,与通常人们常说的文坛巨匠、巨擘或泰斗等这种对人物作历史地位评价的用语大体相当。它们的词义虽有轻重之别,其外延有大小之差,其色彩有浓淡之分,但它们的基本内涵却是相似的。自然,不必也不能精细地为特定精神领域杰出的耕耘者编排座次,不必也不能精确地为他们丈量高低——这首先是由丰富复杂的精神创造的科学范畴和规律决定的。但历史和实践昭示人们,大体的、基本的评价标准还是可以 and 应该探讨的。统而观之,它们评价标准的特点是模糊中清晰,清晰中模糊。对此,历代学人,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已为千百年的历史证实:文学大师、巨擘、泰斗等历史地位的评价,虽然一时代当权者的指派或否认,权威的评定和批判,赶时髦、赶浪潮者的吹捧或贬抑,偏狭、宿怨者的诬陷和攻击,宣传媒介的烘托或冷落,会对人物历史地位的评价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产生轰动效应或冰冻效应,——但这里主要的、长久的、最终的决定因素,永远是人物自身(作品和著作、思想和人格)——是否经得起历史江河的长期淘洗?经得起时间熔炉的无情冶炼?经得起生活铁砧的反复锻打?经得起学术和艺术时空的严格检验?

仅就文学领域而言,世所公认的文学大师,中外文学史对他们都有精辟的论析。毋庸争议,文学史并不是文学大师史,上了文学史的作家、理论家不一定是文学大师。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史,断代的、跨代的、民族的、世界的、各别的、综合的等。一般说,文学史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研究的是经过文学史家选择过的、众多的(不是包罗万象的大杂烩)作家、评论家及其作品,与文艺思潮和社团流派等的内在联系、它们相互影响和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及它们

受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科学、哲学等的或隐或显、或直或曲、或浓或淡、或远或近等的制约和促进的关系。其中对作家、批评家和文艺思潮作宏观和微观的研究——历史地位的评价、发展规律及其原委的探讨等组成了文学史的基本构架。毫无疑问，由于时代、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政治、经济中哲学观因素的干扰，文学史家审美眼光的差异，一些史家的种种偏见，理论修养的高低、资料掌握的多寡，小圈子、小宗派的干扰，以及研究对象的丰富、博大和庞杂，历来文学史著述总有良莠之别、深浅之分和雷同之误，总是差强人意。但即使如此，迄今为止，未上各类现当代文学史的文学大师（巨擘、泰斗等）几乎没有。即令文学大师钱钟书及其《围城》，不仅长期受到文学史家的冷落，而且迭遭曲解和攻讦。到八十年代，钱钟书及其小说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获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相对历史长河来说，冷落和曲解总是短暂的，真金不会因为长埋地下而变成泥沙，钱钟书就是钱钟书，关键还是作家自身。相反，那些一度被热炒得焦烫、红得发紫的人物，最终也将返回自身。毕竟文学家的历史地位归根到底还是由自己的作品、著作和思想、人格，辅之以历年读者的接受和评论家的研究而决定的。纵观中外文坛，某个时代、某个领域的文学大师，总是极少数。如果我们对那些已载入史册并且举世公认的文学大师再进行深入的研究，总结和概括，就不难从中发现一些评价文学大师的基本的、主要的理论依据。——尽管在对千姿百态的作家、文艺理论家、文学思潮进行具体评价时，肯定会因人而异、因时代而异、因各种各样因素而千变万化，但那些人物自身的巨著、思想和人格，以及文学史、出版史等告诉我们，在以下几点上似应达到共识。

他们（文学大师、巨匠、巨擘、泰斗等）的作品和著作是不是展示（揭示）了人性的深层和心理的底蕴？以及人性的真实性、丰富性、复杂性、多变性？他们的作品和著作是不是某个历史阶段时代精神、时代画卷等（或某些重要侧面）形象的缩影？这种精神的、画

4 精神存在：文学大师茅盾

卷式的缩影是不是不仅对同时代人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代人，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开掘、探索和创造的精神和艺术成果，对他们前人来说，有没有闪光的新的发现和开拓？在人类精神史、思想史、文艺史的发展长河中，是不是具有独特的、哲学层面的普遍价值？文学理论家有没有具有深刻性和创造性的专著、有无自己的理论体系（含自己一贯的、基本的理论观、自己的思想方式、批评方式、写作方式、话语方式）？作家是不是创作了在“真、善、美”完整意义上的、具有独特的艺术构成、又具有史诗性和深刻性的杰作？在文化审美性的意义上，是不是能给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读者以美的熏陶、美的启悟和审美时再创造的空间？他们是否在同一范畴的不同领域或品类上，甚至在不同的范畴，都有成就和建树？

毋庸赘言，以上仅是我们简要和初步的概括。它们是评价文学大师这一统一体的诸多侧面，如仅从单方面去肯定和否定研究对象，都是不科学的。它们从中外大量作家、理论家的史实中抽象出来，我们再以此进入具体分析和评价时，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者的千差万别，以及其它复杂的外在因素，分歧和争议是难免的。这正是精神领域中学术研究、理论探讨的巨大魅力。精神财富创造者的文学大师们的丰富性、深邃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精神财富探求者们长时期、多方位、多层次研究的必然性和创造性。

在几千年中国文学史上，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并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文学家及其作品灿若群星，但基本上有定评的文学大师却寥寥无几——并不是除鲁迅之外就没有了，主要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干扰和研究得不充分。近一个世纪来，广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几乎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发生和发展是同步的。近百年中，尽管前者对后者有多次粗暴的扼杀和误导，在总体走向上，两者还是互有促进、互有启悟——尤其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

代。当二十世纪暮鼓快要敲响的时候，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却又敲响了承上启下、震惊中外的晨钟。创作的丰收自不待说，仅就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来看，思想解放，视野开阔，文思活跃，品种繁多，新人辈出，杰作如珠，填补空白、富有创见、博大精深的论著，工程浩大的巨著、巨译、巨编也间或问世。虽然出版艰难，浅薄、雷同、错讹之著也泥沙俱下，里程碑式的史作、史论还罕见，总体上的事实是，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已呈现出空前的五彩缤纷的辉煌景观。

其中有宏观的、综合性的、兼及中外的对思潮、流派、社团、文体等的研究，也有宏观和微观结合的、深入的、兼及中外的对作家、批评家的研究。后者如鲁迅研究、胡适研究、周作人研究、冰心研究、郭沫若研究、夏衍研究、茅盾研究、郁达夫研究、巴金研究、老舍研究、沈从文研究、曹禺研究、钱钟书研究等，就是八、九十年代文学领域一部分取得开拓性研究成果的文坛实绩。

任何个人的学术研究总要受到同时代的整体学术研究水平、倾向的制约和影响。八、九十年代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对东西方文化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使文学研究置身于文化研究的宏观视野中，文坛很多现象，包括文学大师的评价，人们就可以看得更为准确和清晰。上述提到的作家和理论家，除鲁迅等少数几位世所公认的文学大师之外，大部分尚无共识。有一些还有待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才可望面目清晰，如夏衍、梁实秋、朱光潜、林语堂、艾青、金庸等；有一些研究，如对茅盾、郭沫若、胡适、巴金、老舍、冰心、沈从文、郁达夫、钱钟书等，少数研究者或因理论偏见、或因趋时媚俗、或因浅薄浮躁，或因审美差别，对茅盾等尚持有异议，但是，视他们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中外文坛基本上已有公论。

如前所述，文学大师及其著作，构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组成了矿藏丰富的山脉，只有长时期、多方位、多层次地观察和挖掘，才能渐趋底蕴。我们编著的《茅盾年谱》，一九八五年前后正式开笔，

在重读了茅盾一千余万字著译的基础上，又查阅了茅盾同时代人的有关著述，如多种年谱、传记，还有社团、思潮史料，以及近百种大小报刊，编著过程中又研读了茅盾研究史中具有奠基性、开拓性、创见性、基础性的论文、论著和汇编。论文如贺玉波的《茅盾创作的考察》、钱杏邨的《茅盾与现实》、朱佩弦的《子夜》、王瑶的《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戈宝权的《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的贡献》、叶子铭的《茅盾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和《茅盾六十余年文学活动的基本特点》、孙中田的《茅盾早期文艺思想胜谈》、邵伯周的《茅盾与中外文化交流》、乐黛云的《茅盾早期思想研究》、李岫的《茅盾——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唐金海的《论茅盾的文学批评》、王中忱的《论茅盾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基本特征》、陈锐锋的《新文学文艺批评的开创者》、田本相的《试论茅盾对现代话剧发展之贡献》等。论著、编著和汇编如《茅盾论》（黄人影编）、《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孙中田著）、《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叶子铭著）、《茅盾的创作历程》（庄钟庆著）、《茅盾研究资料》（孙中田、查国华编）、《茅盾评传》（邵伯周著）、《茅盾比较研究论稿》（李岫著）、《黎明的文学——中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日本松井博光著）等。

由于茅盾及其著述自身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外众多研究者精辟的见解和深入的开掘，茅盾作为文学大师的形象已相当清晰。从纵横双向考察，茅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报刊史、翻译史、社团史、文化史、思想史、革命史上的建树是相当突出的。他是中国现代大作家中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和革命斗争的作家，他与郑振铎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新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第一个大社团文学研究会，他接手主编并全面革新的《小说月报》对新文学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他继鲁迅之后翻译了二、三十个国家和民族的五、六十位作家的戏剧和小说，他是中外神话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之一，他的巨著《子夜》是新文学史上长篇小说创作中屈指可数的奠基性的杰作，他从法、英文学中引进、并与巴金等首创了中国长篇小说

“三部曲”的构架，他是新文学批评史上操作社会学批评方法最系统、最老的文学批评家，他开创了“作家论”和综合性的“评述”的评论文体，他同时涉足文学的译介、创作、评论、编辑四大领域，纵横驰骋，融汇贯通，其译介之早和广，创作之多和博、评论之精和新、编辑之胆和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也是少数名列前茅者之一。如此等等，以上大多具有奠基性、拓荒性、创造性、独特性，已具蔚然一代文学大师之风貌。另有任多种刊物的主编、培养新秀、授课讲演、社会活动及作品、文艺思想、人格等对同代和后代的影响等，也已蔚为文坛壮观。本谱力求取精用弘、主次分明，以谱主大量的文学业绩和文学活动为中心轴，贯穿辐射全貌。

年谱属人物传记，但又不同于传记文学。后者在某些无关弘旨的细节上、人物内心活动上、语言对话上等，在尊重传主的总体性格、总体思想倾向等的前提下，允许作者作适当的、合情合理的加工，而年谱却必须完全按谱主的生活轨迹，如实地记载，谱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查有出处，作者只可据实取舍，绝对不可加工和想象。作者功力学养的厚和薄，文风的严谨和虚浮，胆识的独特和媚俗，是年谱优劣和成败的关键。本谱以茅盾史实为第一依据，走访谱主生前亲友，大量参阅公开出版发行的书、报、刊，同时反复分析、比较后再加取舍。如茅盾与郭沫若等创造社成员的争论、白云未署名于鲁迅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电报的史实、以及一九四九年后在多次以整人为中心的政治运动、文艺运动中一些推波助澜的发言、演讲，对胡风等上纲上线的批判，对“大跃进”文学的鼓吹，对刘绍棠的批判等，凡史有这方面记载的茅盾著述和言行，我们均详略不等录原文予以记述，这样不仅无损于茅盾，而且我们从茅盾写文章的角度、重心和用语、篇幅、语气及发表的时间等，又可以揣摩到谱主当时复杂、微妙的多种心理活动，我们更可以见到一个活生生的茅盾，立体的茅盾，时代的茅盾，文学大师的茅盾。“不虚美，不溢恶”，不为贤者讳，不因美文讳，不作媚俗语，不随权势转，尊重史

实，深入研究，坚持己见，言必有据——这是编著年谱必备的文品和人品。所幸已有学术先贤为楷模，我辈当仰首以观，谨遵前教。

本谱与唐金海和张晓云主编的《巴金年谱》一样，将对茅盾的访问记、对茅盾思想和作品进行评论研究的论文、编著、论著、文学史等，按写作、发表、出版的时间顺序列入，并选择在茅盾研究史上有重要价值的论文论著予以摘介和略加评述。我们查阅了一九八九年《巴金年谱》出版前大量的近、现代年谱编著，没有发现一部将对谱主评论作为一条线完整列入的年谱。我们的想法是，文学作品是一个多层面的、开放式的语言图式结构，作家的创造性劳动是构成它的基础，同时它的固有价值体现和完成，还有赖于读者的共同创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读者（包括鉴赏家、批评家、文学史家）也是作家；又由于每个时代读者的千差万别，千变万化，它们对作品的接受、创造也会有差别和变化。如果作品本文是母体，则读者的再创造或应是隶属于这一母体的子体性的创造，或应是发掘本文新意的对母体本身的再创造。那种脱离本文固有内容和形式的牵强附会、随意发挥，纯属臆想，非严肃的批评家所为。——史实证明，只有优秀的作品，才能经受得起历代和众多读者的接受和创造，而经受不起读者的接受和创造的，就逐渐被淘汰，经受得起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读者淘洗、筛选、检验、再创造的作品，才具有超时空的审美价值——才能进入人类最高的、传世的审美境界。因此，文学大师的桂冠，及其部分作品的传世价值，理应是作家和读者共同创造的。文学大师的年谱，谱主为主线，同时也就理应对文学大师作品的鉴赏、改编、批评和研究等，作为与谱主及其作品相辅相成的整体相应列入。

茅盾的生活轨迹已成为历史，——他确乎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仿佛依然活着，——作品和人格确乎活着。消解和淡化这种“距离”的魅力，也许来自“一种不可解释的、非常的、连科学也难以明辨的精神现象”。（巴尔扎克《驴皮记》初版序言）——其实那是茅

盾的全部作品、全人格、全思想长期熔铸凝结而成的，是一代代读者筛选、开掘、锻造而成的。有“法国社会历史”“书记”之美誉的文学大师巴尔扎克曾说过，“许多杰出人物都有天赋的敏锐观察才能，却不善于用生动的形式体现自己的思想；另一些作家词句优美，却缺乏洞察力和孜孜好求的精神，以便发现和记住一切”，并进而认为“兼有这两种力量”的人才能“成为天才”。从文学角度说，茅盾确乎是“兼有两种力量”的“天才”。——我们编著完《茅盾年谱》，深感茅盾和其他中外文学大师相似，他近百年的生活经历和千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已烙印于大时代，已汇流入人类历史，已凝聚成一种精神，已载入史册。后来者可以和能够超越他，却永不能无视和绕过他，因为在世界、特别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不断铺展延伸的精神道路上，茅盾已留下了坚厚的精神基石。——茅盾是超越时空的精神存在。

1994 年秋月——1996 年夏月于上海——太原

例 言

一 茅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杰出的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文论家、诗人、出版家、书法家和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现代社会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先驱者之一。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发表第一篇社会论文《学生与社会》至今，写作历程六十余年，著译一千三、四百万言，创作了《子夜》、《蚀》、《春蚕》、《林家铺子》、《清明前后》以及《鲁迅论》、《冰心论》、《徐志摩论》等举世公认的优秀作品和文论。在以鲁迅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史上，他是卓越的领导者和奠基人之一。本谱以其丰富的文学活动、社会活动为主线，力求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反映他的生平、著译、思想和人格。

二 作谱落笔，旨在真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凡事作忠实的历史记录；广集资料，审慎择取；查证辨析，弃伪存真。

三 本谱分正谱和副谱两部分。正谱为主流，叙述谱主本事。副谱为分支，分别为“当月”和“本月”。“当月”摘要介绍对谱主的评论以及有关评论和著作的主要内容；“本月”摘要记述国内外大事和文化动态；“当月”和“本月”所记均以正谱为主体、为中心，以加强、充实谱主本事的整体观和立体感。

四 本谱严格按年、季、月、旬、日顺序编列，无日可考者为旬，

2 例 言

无旬可考者为月,无月可考者为季,无季可考者为年;时日难定者为月初、月底、约同日、约同旬、约同月、约同年。谱主著译、活动等日期和书刊报章卷期,一律用汉字标记;正谱和副谱括号内和注释中的数字一律用阿拉伯字标记。

五 凡谱主初版的著译,除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以及重要论著具体介绍篇名外,其它一般从略。

六 凡谱主生平、思想、著译及社会活动所标注的时间系同日、同月、同年,则日、月、年从略;引文出自谱主作品,原则上注明初版篇名,作者略去;引文非出自谱主作品,原则上也注明初版篇名、作者、发表时间和报刊;内容取自报刊消息,则注明掲載初版报刊和时间;掲載报刊不常见或易混淆,则标明出版地点;资料来源系据笔者从多篇文章或多篇访问记、消息、论文辨析、综合、考证而得,或据谱主信件、对谱主亲友的调查材料而得,则一般不注明出处。

七 本谱将至今可确定的茅盾著译全部列目。(按:截止本谱交稿付印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全集》已出版到第22卷)著译以谱主写作完毕日期叙列编排,写作日期不明者,再按发表日期叙列编排。文章篇名后依次为文体、署名、发表报刊期卷、初收(或曾收)、现收;原文发表时凡署茅盾者,本谱一律将署名略去,其余署名,一律标明;凡译作,在文体前标明原作者及其国籍,一般不标初收和现收。著作之文学作品部分,一般略述内容提要、揭示主旨,择其要者概述写作过程、主要艺术特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著作之议论文部分,一般简述全文大意、择要摘引主要论点;译作部分,仅择与谱主思想形成和变化、创作风格的形成和演变关系密切者作简要介绍,一般仅存目;注释部分,一九四九年前,注释内容简单者,笔者加按语说明,一般择有助于了解谱主的思想、文学活动的人或事或刊物另行简注;一九四九年后,仅行文时在括号内用按语略加说明,一般不另加注。

八 对谱主改题、改写、改译、重译或转载和重新发表的文章及再版的著作，本谱为尽量清晰简括，一般仅记初载、初版、初收和现收，或择其要者简介，不详述。

九 副谱评论文章和论著部分，按发表或出版日期叙列编排，并择其或有开拓性、或有创见、或有很大影响、或有某种代表性的文章和论著，略加介绍，摘引其主要观点，并简评其在茅盾研究中的价值；副谱时势和文坛背景部分，择记大事或有助于了解谱主作品、思想、活动者入列。

唐金海 刘长鼎 张晓云

1986 年——1995 年，于上海——太原

总目

精神存在——文学大师茅盾(自序)

..... 唐金海 刘长鼎(1)

例言 唐金海 刘长鼎 张晓云(1)

上 卷(一八九六年——一九四九年)

第一编(一八九六年——一九二六年) (5)

第二编(一九二七年——一九四九年) (239)

下 卷

第三编(一九五〇年——一九六五年) (853)

第四编(一九六六年——一九八一年) (1259)

后记 (1671)

一八九六年——一九四九年 目录

上 卷

第一编(1896 年——1926 年)

一八九六年.....	(5)
一八九七年.....	(8)
一八九八年.....	(9)
一八九九年	(10)
一九〇〇年	(11)
一九〇一年	(13)
一九〇二年	(14)
一九〇三年	(16)
一九〇四年	(18)
一九〇五年	(21)
一九〇六年	(23)
一九〇七年	(24)
一九〇八年	(26)
一九〇九年	(34)

2 目 录

一九一〇年	(38)
一九一一年	(39)
一九一二年	(44)
一九一三年	(46)
一九一四年	(51)
一九一五年	(53)
一九一六年	(55)
一九一七年	(59)
一九一八年	(62)
一九一九年	(68)
一九二〇年	(80)
一九二一年	(103)
一九二二年	(143)
一九二三年	(173)
一九二四年	(195)
一九二五年	(209)
一九二六年	(225)

第二编(1927 年——1949 年)

一九二七年	(239)
一九二八年	(257)
一九二九年	(273)
一九三〇年	(285)
一九三一年	(297)
一九三二年	(314)
一九三三年	(332)
一九三四年	(373)